

## 绿 天

康的性情是很孤僻的，常常对我说：“我想寻觅一个水木清华的地方，建筑一所屋子，不和俗人接见，在那里，你是夏娃，我便是亚当。”

我的脾气，恰恰和他相反，爱热闹，虽不喜交际，却爱有几个知心的朋友，互相往来，但对于尘嚣，也同他有一样的厌恶，因为我的祖父，都是由山野出来的，我也在乡村中生活了多少时候，我原完全是个自然的孩子呵！

康因职务的关系，住在 S 埠，我和他同居在一处，他每天到远在二三十里外的工厂里去上工，早上六点钟动身，晚上六点钟才得回家，只有星期日方得自由。

他上工去后，我就自己关闭在一个又深又窄的天井底，沈沈寂寂，度过我水样的年华。偶然出门望望；眼只看见工厂烟囱袅袅上升的黑烟，

耳只听见隆隆轧轧的电车和摩托卡，我想念着我从前所爱的花，鸟，云，阳光……但这些东西不但闪躲着，不和我实际相接触，连我的梦境里都不来现一现了，于是我的心灵便渐渐陷于枯寂和烦闷之中。

我曾读过都德《磨房文牍》，最爱那“西简先生的小羊”的一篇，咳，现在我也变成这小白羊了，虽然系在芳草芊芊的圈子里，却望着那边的崇山峻岭，幻想那垂枝的青松，带刺的野参华，银色的瀑泉，晚风染紫了的秋山。鼻子向着遥天，“咪！”发出一声声悠长的叫唤。

某年，即 S 埠为五十年未有之大热所燃烧的一年，某月，即秋声和鸿雁同来之一月，我们由 S 埠搬到 S 城里来了。

起先，康接着 S 城某大学的聘书，请他为大学理科主任，并允由学校赁给我们屋子一所。那时我们并不知新屋是怎样一个形式，理想那或是几间平房，有一个数丈长宽的庭院，庭中或者还有一二棵树，但这于我已经很好，我只要不再做天井底下的蛙，耳畔不再听见喧闹的车马声，于愿已足，住屋就说狭小，外边旷阔清美的景物，是可

以补偿这个缺点的；所以康接到聘书之后，心里尚在踟蹰不决，我却极力的怂恿，呵！西简先生的小羊，已经厌倦了栅和圈了，它要毅然投向大自然的怀抱里去。

康于是决定了赴 S 城教书的计划。

行李运去之后，康先去布置，我于第二天带了些零碎的东西离开了 S 埠。

我虽然在 S 城住过半年，但新屋的路却不认识，同车夫又说不明白，我便到 H 女学校请校长洛女士引导，因为我曾在这个学校授过课，和洛女士颇有交情。

洛女士是美国人，性情极为和蔼，见我来很高兴，听见康也来 S 城教书，更为欢喜，她请我坐了，请出她朋友沙女士来陪我，又倒给我一杯冰柠檬水，两个钟头在火车里所受的暑热，正使我焦渴呢，喝了那杯水真有甘露沁心的爽快。

我谈起请她引导去看新屋的话，洛女士说：“那屋子很好，我常常想住而不可得，你们能够赁到这样的屋，运气真不错呀！”

“她们住在这样精雅的屋子里还羡慕我们的屋么？”我暗想。

喝完冰水后，她和沙女士引我走出学校，逆着刚才来的道路，沿着河走了十分钟，进了一堵墙，我们便落在一片大空场之中，场中只有一个小茅庐余无别物，我正在疑惑，洛女士指着屋后一道矮墙，和一丛森森的树木说：

——你们的屋子在这墙里。

推开板扉，走进那园，才发见了一座极幽 的庭院。

呵！这真是“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！”

走到屋前，康听见我们的声音，含笑由屋中走出，洛女士和他寒暄了几句话，便作别去了。

等她转过身去，我就牵着康的手，快乐得直跳起来；

——有这样一个好地方，我真做梦也没有想到！

我们牵着手在园里团团的走了一转，这园的风景便都瞭然了。

园的面积，约有四亩大小，一座坐北朝南半中半西的屋子，位置于园的后边，屋之前面及左右，长廊围绕，夏可以招凉风，冬可以负暄日。

这园的地势太低而且杂树蒙密，日光不易穿漏，地上有些潮湿。所以屋子是架空的，离地约有六七尺高，看去似乎是楼，其实并不是楼，屋子下面不能住人，只好堆煤，积柴，或者放置不用的家具。

园中尚有一个土墩，土墩上可以眺望墙外广场中青青的草色，和那一双秀丽的塔影。

园中的草似乎多时不曾刈除了，高高下下长了许多杂草，草里缠纠着许多牵牛花，和茛苕花，猩红万点，映在浅黄浓绿间，画出新秋的诗意。还有白的雏菊，黄的红的大丽花，繁星似的金钱菊，丹砂似的鸡冠，也在这荒园中杂乱的开着，秋花不似春花，桃李之秾华，牡丹芍药的妍艳，不过给人以温馥之感，你想于温馨之外，更领略一种清远的韵致和幽峭的情绪么？你应当认识秋花。

讲到树，最可爱的莫如那几株合抱的大榆树了，树干臃肿丑怪，好像画上画的古木，青苔覆足，长春藤密密的蒙盖了一身，测其高寿至少都在一二百岁以上。西边一株榆树已经枯死了，紫藤花一株，附它的根蜿蜒而上，到了树巅，忽又倒持下来，变成渴蛟饮涧的姿势，可惜未到春天，藤

花还没有开。不然绿云深处，香雪霏霏，手执一卷书，坐在树上，真如置身于华严界里呢。

有一株双叉的榆树最高，天空里闲荡的白云，结着伴儿常在树梢头游来游去，树儿伸出带瘦的突兀的瘦臂，向空奋擎，似乎想攫住她们，云儿却也真乖巧，只永远不即不离的在树顶上游行，不和他的指端相触，这样撩拨得树儿更加愤怒，臂伸得更长，好像要把青天抓破！

春风带了新绿来，阳光又抱着树枝接吻，老树的心也温柔了，它抛开了那些讨厌的云儿，也来和自然嬉戏，你看，她有时童心发作，将清风招来密叶里，整天缥渺渺地奏出仙乐般的声音。它们拚命使叶儿茂盛，苍翠的颜色，好像一层层的绿波，我们的屋子便完全浸在空翠之中，在树下仰头一望，那一片明净如雨后湖光的秋天，也几乎看不见了，呀！天也让它们涂绿了！绿天深处，我们真个在绿天深处！

“这园子虽荒凉，却富有野趣，”康笑着对我说，“如果隔壁没有别人搬来，便可以算做我们的地上乐园了啦！”

我没有答他的话，只注视着那些大榆树，眼前

仿佛涌现了一个幻象：

杲杲秋阳，忽然变得眩目的强烈了，似乎是赤道下的日光。满园的树，也像经了魔杖的指点，全改了样儿；梧桐亭亭直上，变成热带的棕榈，扇形大叶，动摇微风中，筛下满地日影，榆树也化成参天拔地的大香木，缀着满树大朵的花和累累如宝石如珊瑚如黄金的果实，空气中香气蓊勃，非檀非麝，令人欲醉。

长尾的猴儿，在树梢头窜来窜去，轻捷如飞，有时用臂儿钩着树枝，将身悬在空中，晃晃荡荡地打秋千顽玩。骄傲的孔雀，展出她们锦屏风般大尾，带着催眠的节拍，徐徐打旋，献媚于它们的雌鸟。红嘴绿毛的鹦哥和各式各样的珍禽异鸟，往来飞舞，不住地唱出妙婉的歌声。

树下还有许多野兽哩，但它们都是驯扰不惊的，毛鬣壮丽的狮子抱着小绵羊睡觉，长颈鹿悄悄在数丈高的树上摘食新鲜叶儿，摆出一副哲学家的神气，金钱豹和梅花鹿在林中竞走，白象用鼻子在河中汲水，仰天喷射，做出一股奇异的喷泉，引得河马们，张开阔口，哈哈大笑。

这里没有所谓害人的东西，鳄鱼懒洋洋的躺

在岸边，做它们沙漠之梦去了，一条条红绿斑斓的蛇，并不想噬人，也不想劝人偷吃什么智慧的果子，只悠闲地蠕在树上，有时也吱吱的唱它们蛇的曲子，那声音幽抑，悠长，如洞箫之咽风。

这里的空气是鸿蒙开辟以来的清气，尚未经过市场尘埃的溷浊，也没有经过潘都兰箱中虫翅的扰乱，所以它是这样澄洁，这样新鲜，包孕着永久的和平，快乐，和庄严灿烂的将来。

林之深处，瀑布如月光般静静泻下，小溪儿带着沿途野花野草的新消息，不知流到什么地方去，朝阴夕阳，气象变化，林中的光景也是时刻不同的；时而包裹在七色的虹霓光中，时而隐于银纱般的雾里，……

流泉之畔，隐约有一男一女在那里闲步。那就是人类的始祖，上帝用黄土抟成的人，地上乐园的管领者。

.....

“你又痴痴儿地想什么呢？我们进屋里去罢。”康用手在我的肩上一拍，呵！一切的幻象都消失了，我们依然在这红尘世界里。

世上那有绝对的真幸福呢？我们又何妨将此

地当做我们的“地上乐园”。

一切我们过去生命里的伤痕，一切时代的烦闷，一切将来世路上不可避免的苦恼，都请不要闯进这个乐园来罢，让我们暂时做个和和平平的好梦。

乌鸦，休吐你不祥之言，画眉，快奏你新婚之曲！

祝福，地上的乐园，祝福，园中的万物，祝福，这绿天深处的双影！

## 鸽儿的通信

—

亲爱的灵崖

昨天老人转了你的信来，知道你现在已经到了青岛了。这回我虽然因为怕热，不能和你同去旅行，但我的心灵却时刻萦绕在你身边。呵！亲爱的人儿，再过三个星期，我们才得相聚吗？我实在不免有些着急呵。

拜祷西风，做人情快些儿临降，好带了这炎夏去，携了我的人儿回。

昨晚我独自坐在凉台上，等候眉儿似的新月上来，但她却老是藏在树叶后，好像怕羞似的，不肯和人相见。有时从树叶的缝里，露出她的半边

脸儿，不一时又缩了回去。雨过后，天空里还堆积着一叠叠的湿云，映着月光，深碧里透出淡黄的颜色，这淡黄的光，又映着暗绿的树影儿。加上一层蒙蒙薄雾，万物的轮廓，像润着了水似的，模糊晕了开来，眼前只见一片融和的光影。

到处有月光，天天晚上有我，但这样清新的夜，灵幻的光，更着一缕凄清渺窈的相思，却是我第一次得到的灵感。

栏杆上的蔷薇——经你采撷过的——都萎谢了。但是新长的牵牛，却殷勤地爬上栏杆来，似乎想代替她的位置，她们龙爪形的叶儿，在微风里摇摇摆摆的，像对我说：

主人呵，莫说我们不如蔷薇花的芬芳，明天朝阳未升露珠已降时，我们将报给你以世间最娇美的微笑。

今晨起来喂小鸡和鸽儿，却被我发现了一件事，我看见白鹇又在那里衔草和细树枝了。他张开有力的翅膀，从屋瓦上飞到地面来，用嘴啄了一根树枝，试一试，似乎不合他的需要，随即抛开了。又啄一枝，又不合式，最后在无花树根，寻到一根又细又长，看去像很柔软的枝儿，这回他满

意了，衔着刷的飞起来到要转弯的地方，停下来顿一顿，一翅飞进屋子，认定了自己的一格笼，飞了上去，很妥贴的将树枝铺在巢里。和站在笼顶上的小乔，——他的爱侣——很亲热的无声的谈了几句话，又飞出去继续他的工作。

为了好奇的缘故，我轻轻的走进他们的屋子。拿过一张凳子，垫了脚向笼里看时，呀，有好几位鸽太太在那里做月子了。

玲珑的黑衣娘小心谨慎的伏在那里，见了人还能保持她那安静的态度，不过当我的手伸进巢去摸她的卵时，她似乎很有些着急，一双箍在鲜红肉圈里的大眼，亮莹莹的对我望着，像在恳求我不要弄碎她的卵。

第四格笼里，孵卵的却是灰瓦，他到底是个男性，脾气刚强，一看见我的头伸到他的笼边，便立刻显出不耐烦的仇视的神气。我的手还没有伸到他的腹下，咕！他嗔叱了一声，同时给我很重的一翅膀，虽然不痛，不提防，也被他吓了一跳。

再过半个多月，鸽儿的家族，又加兴旺了，亲爱的人，你回来时当看见这绿阴庭院，点缀着无数翩翩白影。

你的寂寞的碧衿 八月二日

二

灵崖：

你现在已由青岛到了天津，见了你的哥哥和嫂嫂了。过几天也许要到北京去游览了。你在长途的旅行中，时刻接触着外界不同的景象，心灵上或者不会感到什么寂寞，然而我这里，却是怎样的孤另呵！

今晨坐在廊里，手里拿了一本书，想凝聚心神去读，然而不知怎样！总按捺不下那驰鹜的神思。我的心这时候像一个小小轻气球，虽然被一条线儿扯住了，但它总是飘飘荡荡的向上浮着，想得个机会，挣断了线好自由自在的飞向天空里去。

鸽儿吃饱了，都在檐前纷飞着，白鹞仍在那里寻细树枝，忙得一刻也不停，我看了忽然有所感触起来：

你在家时曾将白鹞当了你的象征，把小乔比做我，因为白鹞是这很大的白鹞，而小乔却是带着粉红色的一只小鹞，他们的身量，这样的大小

悬殊，配成一对，这是有些奇怪的。我还记得当你发见它们匹配成功时，曾异常欣喜的跑来对我说：

——鸽儿也学起主人来了；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结了婚！

从此许多鸽儿之中，这一对特别为我们注意，后来白鹇和小乔孵了一对小鸽，你便常常向我讨小鸽儿。

——要小鸽儿，先去预备了巢来，我说，白鹇替他妻子衔了许多细树枝和草，才有小鸽儿出现呢。

——是的，我一定替你预备一个精美适意的巢，你欣然的拉着我的手儿说。就在我的手背上轻轻的亲了一下。

真的，亲爱的灵崖，我们到今还没有一个适当的居处，可以叫做我们自己巢呢。——这个幽雅的庭院，虽然给我们住了一年，然而那能永久的住着，那能听凭我们布置自己所要的样儿？

我们终朝忙忙碌碌的研究学问，偷一点工夫便要休息以恢复疲劳的精神，总没有提到室家的

话，有一次，亲爱的灵崖，你还依稀记得吗？我们曾谈过这个。

一个清美的萧晨，——离开我们的新婚不过半月之久，——我们由家里走到田陇上，迤迤走人松川，一阵清晓的微风，吹到我们的脸上，凉意沁心，同时树梢头飘飘落下几片黄叶，新秋来了。

残蝉抱着枝儿，唱着无力的恋歌，刚辛苦养过孩子的松鼠，有了居家的经验似的，正在采集过冬的食粮，时时无意间从树枝头打下几颗橡子。

树叶由壮健的绿色变成深黄，像诗人一样，在秋风里耸着肩儿微吟，感慨自己萧条的身世。但乌桕却欣欣然换上了胭脂似的红衫，预备嫁给秋光，让诗人们欣羨和嫉妒，她们没有心情来管这些了。

我们携着走进林子，溪水漾着笑涡，似乎欢迎我们的双影。这道溪流，本来温柔得像少女般可爱，但不知何时流入深林，她的身体便被囚进在重叠的浓翠中间。

早晨时她不能更向玫瑰色的朝阳微笑，夜深时不能和娟娟的月儿谈心，她的明澈莹晶的眼

波，渐渐变成忧郁的深蓝色。时时凄咽着幽伤的调子，她是如何的沉闷呵！在夏天的时候。

几番秋雨之后，溪水涨了几篙，早凋的梧楸，飞尽了翠叶，黄金色的晓霞，从权丫树隙里，泻入溪中，泼靛的波面，便泛出彩虹似的光。

现在，水恢复从前的活泼和快乐了，一面疾忙的向前走着，一面还要和沿途遇见的落叶，枯枝……淘气。

一张小小的红叶儿，听了狡狴的西风劝告，私下离开母枝出来顽玩，走到半路上，风偷偷儿的溜走了，他便一交跌在溪水里。

水是怎样的开心呵，她将那可怜的失路的小红叶儿，推推挤挤的推到一个漩涡里，使他滴滴溜溜的打团转儿，那叶儿向前不得，向后不能，急得几乎哭出来，水笑嘻嘻的将手一松，他才一溜烟的逃走了。

水是这样欢喜捉弄人的，但流到坝塘边，她自己的魔难也来了。你记得么？坝下边不是有许多大石头，阻住水的去路？

水初流到石边时，还是不经意的涎着脸撒娇

撒痴的要求石头放行，但石头却像没有耳朵似的，板着冷静的面孔，一点儿不理。于是水开始娇嗔起来了，拚命向石头冲突过去，冲突激烈时，浅碧的衣裳袒开了，露出雪白的胸臂，肺叶收放，吸呼极其急促，发出怒吼的声音来，缕缕银丝头发，四散飞起。

辟辟拍拍，温柔的巴掌，尽打在石头皱纹深陷的颊边，——她真的怒了，不是儿嬉。

谁说石头是始终顽固的呢？巴掌来得狠了，也不得不低头躲避。于是水得安然渡过难关了。

她虽然得胜了，然而弄得异常疲倦，曳了浅碧的衣裳去时，我们还听见她断续的喘息声。

我们到这树林中来，总要到这坝塘边参观水石的争执，一坐总是一两个钟头。

——这地方真幽静得可爱呀！你常微笑的对我说，我将来要在这里造一所房子，和你隐居一辈子。

呵，亲爱的灵崖，这话说过后，又忽忽的将两年了，鸽儿一番番经营他们的巢，我们的巢，到底在哪里？

你的碧衿 八月三日